

关于语言文化关系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定位

[美] 姬建国[。]



Defining the Culture-Language Relationship for Instructed L2 Chinese Acquisi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Ji Jianguo

[Abstract] The study of language culture relationship in L2 Chinese acquisition is often troubled by constrained perceptions and inadequate conceptions, with some of the existing definitions frequently causing confusion and even bewilderment in the actual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In order to generate more positiv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building and pedagogical operations, we need to orient the language culture relationship study more towards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instructed L2 Chinese acquisition, more towards its integration with efficient internal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inform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learners, and more towards its integration with adequate FLT methodology and effective pedagogy.

[Key words] language culture relationship in instructed L2 acquisition; process and conditions for L2 acquisition; defining "culture" for its place in L2 learning and teaching



引言

研究国际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此外，它与跨文化交流学范畴内的教学，属于外语教育学的范畴。在对外教育学与粗泛笼统地从专业领域划分或抽象概念辨析在这个范畴里探讨中华文化，探讨中国人的语有关外语习得、外语教学法、心理语言学、文化原则。因此，研究语言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关系为外语的习得过程和施教过程中进行检验的过程。

本文拟借助国际汉语习得与施教的过程为认识误区，从而为国际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

文化关系。国际汉语中的关系，步及一系列概念和实践放到汉语作的一些常见

之外

一、认识误区(一)：笼统粗

语言与文化，在汉语作为外语的课堂教学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截然分割开来。另外，“语言”和“文化”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应混为一谈；“语言课”就是“语言课”，“切莫混淆论”和“切莫混淆论”。似乎各有其理。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却并不矛盾，而是各有所长。

如果说，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不能混为一谈”，那么，该如何来处理呢？是将它作为“语言”问题来处理？对待“语言”和“文化”，怎样才能做到不去算作“不混为一谈”？方式该学，哪些不该学？怎样学、怎样练，才能帮助学生去进行消化吸收？

如果说，语言与文化“难以分割”，那么它们之间究竟还有没有区别？假定说没有，那我们该到何处去寻找突破点，来对这混为一体的“混合物”？当然一体的“大死症”？假定说有，那就该如何在其“难以分割”的状态下，对“语言”和“文化”的成分进行归类，并在此平台上设计教学方案？在此平台上，这“混合物”，教师又应该如何之有效的发生联系？在施教过程中，对这“难以分割”的语言技能方面的练习活动？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化”与“语言”在课堂上和教材中占多大比例，而在于如何将“文化”与“语言”在教学的总体设计和具体施教活动中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较为笼统的观点，虽然可以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却不易达成较为广泛的、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共识。

比立占多大，认为，语言文化去认为，“文化搞成“文化这两种观点过于粗

对待语言教化”问题来些语言表达角度来看，

同之处？假和、咀嚼？应了？假定说质化归类，些教学机制的行之有效的

是在于如何006b）。再描述为“仁为，无论是否

语教学大纲和授课方案,还是为在非汉语环境里设计组
又传统的观点都难以产生具有实际成效的指导意义。
和“切莫混淆论”此类泛而粗的争论,与母语非汉语的外国语
语的学习、掌握、运用,与教师所需要的理论指导,与教
析,教学方案设计,教材内容选编,课堂教学互动,教学效
ji, 2006a)。显然,这样的观点还不足以产生具有分量的

所赋予“语言与文化在教学中的关系”这一独特命题的,
而且还有既实际又具体的外语习得需求和施教方法的要
求,还有可供哲学思辨的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结合”,不单单是一个可供哲学思辨的
得过程的角度,从外语教学法运作的角度,从外语教育学
思索、分析(Ji, 2011b; 姬建国, 1991)。如果对此缺乏明
白,以致产生困惑和无奈。

悲欢离合的“两分法”

到一种可称为“语言文化二分法”(language-culture
于外语教学研究领域之中。
图绪尔,就是动用了这“语言文化二分法”,从而为现代语言
“语言学大师”的乔姆斯基,在掀起“句法结构的风暴”时,
与“语言能力”和带有跨文化色彩的“语言交际能力”,一分为
教学的交际法兴起之前,“语言”和“文化”在外语教学中
那时,人们把“文化”看做是一种可以剥离开来。那时,人们把“文化”看做是一种可以
外的、独立的、介绍背景知识的课程,排入语言教育的课程
在语言教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表现为对文化的轻视和慢

写了“文化”,便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这很可能也是促
形成的一个微妙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正是
外语教学的注意力重心过多地偏向了语法形式,才在不
了轻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的现象。这种“语言
的隐患。它使得外语学习中语言形式与文化因素之间原
容易,装回去难”的困惑。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导致了
分野和抗辩。

所引发的问题,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Krämer (1993)曾

们采取多层次、多维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整体。它的
性的、非左即右的方法,逼着人们只用非对即错的眼光去
语言与文化这两者放到对立的位置上,便很容易使人产

以截然分开的语言部分和文化部分。若将语言文化看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使语言文化规律的“融合观”。
知规律的语言文化教学的“融合观”。
化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学外语
开来而独立存在的。就外语教学而言，这
与生俱来的难分难解的关系，并不意味
鱼笼统地去“眉毛胡子一把抓”（姬建国，

的定义局限

各界的视角不一，往往是各说其理，且各有原因。反映到外语教学的实施上，每每使得组合成分倾斜，极易造成外语习得过于重视一些典型的定义实例。

02)，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曾分别被人们

看“文化”：“文化”是社会现象的系统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着眼于发现：为什么有的社会并不感兴趣，它不去解释现象为什么存在。按照这种理论，文化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学习者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看“文化”：“文化”指的是行为模式。观察得到的行为模式所构成，诸如传统、习俗等。并不感兴趣，它不去解释现象为什么存在。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习得者学习的主要内容

看“文化”：“文化”是“符号和意义的动态系统”。在每一个系统中，“过去的经验决定着现在的意义，反过来又决定着其后的意义，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决定着学习者的知识水平以及目的语文化的当前状态，

这几类自成一体的对“文化”的定义，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定义的一些子项对于“文化”定义，对于国际汉语教学的有效意义。

有意识地去习得的“文化知识”。那么，是指对文化内层结构)的了解熟悉呢，还是指对文化内

主要是学习文化表层的行为及其模式，不

在“文化自信”语境下，对“文化自觉”的认识和实践，是当前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文化自觉”的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其核心在于“自觉”，即“自觉地”认识、理解、接受、传承、弘扬、传播、发展、创新本国文化。而“自觉”二字，又包含着两个基本的要素：一个是“自觉地”认识本国文化，另一个是“自觉地”弘扬本国文化。因此，“自觉”二字，既是对本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对本国文化的“肯定”。而“文化自信”，则是对本国文化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本国文化的“弘扬”。也就是说，“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只有“文化自信”，才能“文化自觉”；只有“文化自觉”，才能“文化自信”。

在這裏，我們將會看到一個簡單的範例，說明如何使用 `PyTorch` 的 `nn` 模組來建立一個前向傳播圖。

曾有《一念》詩云：「一念無時萬事難。」

带是新民主主义的“自由”与旧民主主义的“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

19. *Leucania* *luteola* (Hufnagel) *luteola* Hufnagel, 1808. *Leucania luteola* Hufnagel, 1808. *Leucania luteola* Hufnagel, 1808.

作用。具体
某些偏向性
力、教学

“添加剂”

素来对
神因素
附加到语
部分。“文化”
分。现在国际外
语教育探索

能”阴文规
基本语言技
言的背景”
从语言“之

的、水乳交
体学的角度
外语习得
上模式中长
结合,恐怕

人为之
使过程中去做
拿过来给
生活生生地

言“之外”
待,而将
和外语习得
本是作为外
知识来“导
识“导人”

言文化关
“的局限。
重新斟酌

“：教材设计

教材设计是教学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材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教材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三、教材设计的原则

教材设计的原则是指在教材设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教材设计的原则包括：

1. 教材设计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

2. 教材设计要体现课程标准的要求。

3. 教材设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4. 教材设计要注重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

5. 教材设计要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相一致。

教材设计的原则是教材设计的基础，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设计出高质量的教材。

关于语言文化关系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定位

样,然后
言中的“文化”劫掠出去,将其打扮成天外来客的模
上也很难讲得通。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言与文
似乎终于
的导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成为画蛇添足。
学中曾长期备受冷落;如今尽管三十年的媳妇儿似
而语,只
充当其载体的“语言”同日而语,只
偏房的角色,仍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临时陪
个项目的,或者被拉郎配似的“引进”“导入”,充当

很容易
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附加成分”或“天外来客”对待,这也
于研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的紧密关系。另一方
生表层现象与隐性深层内涵之间的区别,不利于提
是之间的微妙关联,不利于教师将这些微妙的区别和关联糅
之中去。其结果,“语言的习得”和“文化的习得”依然还是
!。这些把“文化”“语言”分而置之的提法,实际上都过多地
建国,2011c)。除了提醒人们关注“文化”的客观存在之外,
本意义的议题进行探讨。这一最带根本性的议题便是:如
中达到重新融合?

二、文化因素在“教什么”上的困惑

:文化因素在“教什么”上的困惑

也是
中,“文化因素”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提法。不过,这有关的文
有关的典型定义(句中引号系笔者所加):“与教学有关的文
一个是“文化差异的规律”层次。
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或非语言
“要科学地、系统地传授”。另一个是“文化背景知识”层
“语言材料的选用中”,对文化背景
体”的概念为出发点,在“语言材料的选用中”,对文化背景

列一些
种对文化因素进行层次划分的努力,至少存在着下面的文

,就其在教学内容上的含义而言,究竟哪些具体方面的文
而哪些又是与教学无关的呢?象是:介
言,这种关于文化因素分层的阐述角度给人的印象是:介
“可供“选用”。那么,传授“文化差异的规律”,又该用什么
“要科学地、系统地传授”

行文化因素分层的观点而言,那“要科学地、系统地传授”
“”,指的究竟是文化表层结构中的内容呢,还是文化深层结
物质文化?或是那左右语言表达形式的民族心理、思维模
化因素”,究竟是指文化的显性现象呢,还是指文化的隐性

应当多少有些吻合才好?否
与常规的文化结构分层,是否

而那“空虚的只是感情”，所以“不能表示爱”，就叫着“虚妄”。这在《新约》里，是“虚妄”的意思。人所感到的，是“空虚”的感情，所以“虚妄”。

故學道人之風，當以中和爲體。蓋中者，儀範也；和者，氣象也。中者，無往而不存者也；和者，無往而不應者也。故學道人之風，當以中和爲體。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absorption coefficient of the sample.

“清高”“高洁”“高傲”“高雅”“高貴”“高貴而清高”“高貴而高潔”等，都是形容人品的詞語。在中國文化中，這些詞語常常被用來形容君子或聖賢。例如，《論語》中說：“君子高貴而清高，高貴而高潔。”這裏的“君子”就是指那些具有高尚品德和道德情操的人。

2. 儒家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观。儒家强调“文化背景知识”是“文化意义”的核心，是“文化意义”的根本，是“文化意义”的基础，是“文化意义”的前提，是“文化意义”的载体。

王國謙著《數學方法》一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數學教科書。該書於1912年在南京出版，由王國謙編寫，並由王國謙擔任編輯工作。

“潮”的程度？这是二者的矛盾。

(2) 如果是从“形象”和“抽象”两个方面来考察的话,那么在“立意”和“构思”两个方面,“立意”是属于“形象”的,而“构思”则是属于“抽象”的。

“成吉思汗”倒也罢了，这“成吉思汗事件”，可就“惊天动地”了。

$\pi = \langle \pi_1 \rangle$

“五·四”學生運動的中心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文化專制政策”，並以此為武器，

(7) 用學術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問題

(8) 那“科学的”和“技术的”概念在本文《意旨与宗旨》。

到明显的层
部分吗？而
的“语言或

性,还不见
意义上的分
与教学有关
的涵与语言

糊

含糊之外，

同时，要科
标语的文
的过程中，
比如：

“也是否是地傳授”，

规律,要

“是知识”

非易介绍

中研院

和内涵融
施教活动

十上? 学习任务

效果的评

3. 这“传授”也好，那“介绍”也罢，对于文化因素的教学，是按培养“语言的能力的路子”来进行呢，还是以课堂讲座（以及辅助性的问答讨论）加课外阅读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传授”和那“介绍”之间，所设计的教学活动类型，是否要有所区别？

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了传授文化信息的重要性，还不一定能顺利地“登堂入室”了，还不一定能使文化与语言在外语教学中顺利地结合。如果尚未认真细致地思考“如何教”的问题，那么所有关于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也就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姬建国，1992, 2007）。

结语

研究国际汉语教育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别于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对语言文化关系所进行的探讨。期待这种研究能激发出更加有效的教学效果，那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将研究与汉语作为外语的习得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必须思考如何使研究有利于学生多快好省地达到对所学汉语的掌握和施用。要想使研究有利于外语教学法运作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就必须思考如何促进这种研究与外语教学法运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接轨。

对于国际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关系，目前仍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一些经常被提及的定义，往往在教学实践中导致较多的困惑。实践提醒我们：假如缺乏全面、辩证地审视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的关系，假如缺乏对国际汉语习得的跨文化实质予以强调，假如忽略了对汉语作为外语的课堂习得的过程和条件的重视，假如缺乏从外语教学法运作的角度审视语言文化在外语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互动力，那么就难以使关于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关系的讨论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 [1] 顾嘉祖, 王斌华. 2002. 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 顾嘉祖, 隆昇. 2002. 语言与文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3] 姬建国. 2011a. 跨文化教学意识与国际汉语师资培训.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4] 姬建国. 2011b. 影响海外汉语教师施教能力的因素. 见: 国际汉语教育. 第1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8-26.
- [5] 姬建国. 2011c. 国际汉语教育的跨文化实质及其理论实践意义. 见: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第1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98-104.
- [6] 姬建国. 2010. 文化内容与语言形式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分层结合. //袁焱、印京华. 国际汉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78-282.
- [7] 姬建国. 2007. 对外语教学法实质的探索. //姬建国. 应用语言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61.
- [8] 姬建国. 2006. 海外华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关系问题. 华文世界, 5(97): 81-86.
- [9] 姬建国. 1992. 外语教学法新论.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10] 姬建国. 1991. 外语教学法的内部结构.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1] 刘珣. 2005.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初探.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2] 美国外语教学协会. 1999. 关于外语能力培养标准的暂行规定 [ACTFL Provisiona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1999 edition. VA: ACTFL, Inc.

- [13] 张占一, 1990. 试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1-10.
- [14] 赵贤洲, 1992. 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1-10.
- [15]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6] Ji, J. G. [姬建国], (2006a). Relating Linguistic Challenges to Cultural Issu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Vol. 23, 80-98.
- [17] Ji, J. G. [姬建国], (2006b). Necessity, Essential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Culture in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Vol. 23, 109-116.
- [18] Ji, J. G. [姬建国], (2011a). The Transcultural Na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1, 1-10.
- [19] Ji, J. G. [姬建国], (2011b). Coping with L2 Learners' Different Needs. *NYSAFLT Language Association Journal*, 1, 1-10.